

目光

七月六日，星期三。

狹窄的空間裡夾雜了再生紙與新書皮的香味，並陳羅列在書架上的暗沉色調包覆著前後出路。唯一的光源是來自左右，從頭頂的日光燈管傾瀉而下，雖然潔淨卻顯得有些老舊。我的視線摸過層疊推進的數字，默念著。可一整排都輪過後卻沒出現我要的那組號碼。或許又有人放錯了位置，畢竟是這學期才新買進的，搶手得很。

我抬頭掃了一遍頂層，第二層，還有最下層。然後探出去確認了一下分類碼，是啊，八一三點六。我想起來，還有辦公室旁的書梯，或許有可能。離開一列列的書架，經過閱覽區，我朝牆角處一口正方形走去，右邊一小排樓層按鈕，六樓的那顆剛好亮著。我將鋼製拉門從中間上下拉開。三個紙袋整齊堆疊在正中間，翻了翻，仍舊不在其中。

或許真有人放錯了。或是正好拿去看，他們常常如此，總是拿到座位上荒天爛地的閱讀完後，不管不顧的看見書架裡的縫隙就放回去、完結、了事、苦的永遠都是我們這些志工。別聽那些在圖書館做志工能吹冷氣的鬼話，誰懂這種在十幾萬冊藏書之中一本本撈回，重新排列，是一件多要人命的事？

七月十一日

他是上星期新來的志工。好像是讀這所學校，這個暑假升高三的學生。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淺藍色薄罩衫，戴著全黑的口罩，兩道睫毛向桌子低垂著，右手握著滑鼠，左手抓起一本書、看一眼條碼、放下、敲鍵盤、再抓起下一本。看見我走近，他放下已經拿起的那本。

我……我要找一本書。我放低音量。

書名？他問。

〈目光〉。

他敲了幾下鍵盤，回報給我一個有著笑容的眼神。剛好有人歸還了。

謝天謝地。我回到六樓，走進同一區書架中，一遍又一遍數著。可是在那同一區，同一排，同一堆裡，作者號還是沒有連接上。為什麼我想找書的時候總是有人剛好拿走？

我只能回到一樓，拿起掃把，做我該做的事。回頭望了望櫃檯，他剛好處理完一箱書。

沒找到？他問。我點點頭。

他的眼睛又露出了笑意。妳怎麼不平常上學來借？說不定現在被哪個館員拿走了。

我回答，我不是這裡的學生，只是離家比較近才報了這裡的志工。

假日裡，來櫃檯借書的人比平日少許多。我們聊起了，他說他是這學期才轉來的，為了給母親掙錢而報了圖書館志工。我說要賺錢怎麼來當志工，志工又沒錢？他說館長知道他家的狀況，偶爾還會給他兩百塊。愛書的人總是幸運的，他講這話的時候眼睛又笑了。

然後他問我，妳是不是喜歡推理小說？我說就算喜歡，成績還是沒好到哪去啊。你難道能憑著一張考卷的材質和狀況推論出題老師的心理活動進而猜出正確答案嗎？他笑了，黑色口罩在有些瘦削的面頰上輕顫，雙眼彎成了兩條微微閃光的縫隙。兩三個人散落在讀報區的沙發上，電子閱覽區被木製隔間擋住的半顆頭，轉過來幾秒又轉了回去。

七月十二日

我到的時候，他正在沙發旁邊打轉。

他依舊戴著口罩，穿著一件白色短袖，淺藍色單衫摺疊整齊，放在一旁的木凳上。早安，他說。

我問他在找什麼。

我需要澆花器，你看。他指了指沙發與沙發之間一排未開花的茉莉盆栽，層層青蔥底下的土塊顏色有些混濁、乾澀，幾片灰綠三三兩兩覆蓋著，似乎曾經屬於上頭的一片翠華。

那個好像放在六樓辦公室，你先找別的容器吧，我上去澆完花就拿來給你，我說。

他點點頭。

我小心移動著右手。從一根位於支點尾端、搖搖欲墜的細長把手，恰到好處地控制一壺有些重量的澆花器對我來說不太輕鬆。

六樓的書包含世界史地類、語言文學類、和藝術類。除了真正有興趣的人，大概不會有人特意跑來坐在這個特別狹窄，壓迫，陰森的閱覽區。

掃了一眼，幾個女學生聚集在書架附近，彷彿進行著秘密聚會。她們在討論，細碎的片語或單字在刻意寧靜的空氣裡倒是一清二楚。

她們說，那個學生來將〈目光〉歸還後就回家自殺了。

我的右手抖了一下，少許水珠飛濺到盆栽邊緣，掉落在潔白光滑的地板上。我瞪著自己的影子，刻意地將越來越尖亢的人聲，將她們重複提及的那個名字在口中默默複寫數遍。那個人還是這個暑假就要升上高三的學長呢，怎麼就扛不住壓力了？才不是，他整學年都維持在校排前百分之一。他是自己作弊太多次，良心不安了。你怎麼知道？警察發現他的筆記本這樣寫的呀。

我轉頭瞥了眼。她們很識相地把音量降低。可你說他為什麼還要特地回來還書啊？哎，人家想還書你管他。可那天圖書館休館啊？

她們不說話了。

我找不到這一層樓還有哪兒的盆栽沒澆水。突然想起來，他還在一樓等著他的澆花器。

走出電梯門，我看見他就在櫃檯旁邊拿著馬克杯澆花。

他看了我一眼，道句感謝後接下我遞給他的容器。

〈目光〉應該還在架上吧？我問。

他歪頭思考了半晌，點點頭，然後埋到花叢間，似乎挺吃力的控制著右手肘。這兩排茉莉花的葉子長得特別茂盛，特別搶眼，細細的水柱一碰到它蠟光的皮層就輕輕地往下彈，滑落到木質花架上。他必須伸著頭，撥開那些翠綠得惱人的葉子，把同樣占空間的澆花器噴頭鑽入縫隙間，在狹隘的空間之中微微轉動以讓水柱能在盆栽裡繞上一圈。

我走到此時沒人的櫃檯後方。

鍵入書名後，一長串的數字鋪排了下來。那個學生，六樓裡談論的那個名字就在第一排，右邊的借閱情況欄位顯示著幾個黑字：七月十日已歸還。

現狀況：在館內／可預約。

我決定再試一次。我重複默念著索書號，來到右邊的電梯前按下往上的按鈕。他澆完了另一邊的茉莉花，走到我附近張望，看見一旁半個人高的蘭花盆，幾根莖底下的碎土似乎有些乾燥。

七樓，六樓，電梯停住了。我用他聽得見的音量輕聲開口。

你是要升高三的學生對吧？

對的。

剛剛我聽到有人在說你……你們那個年級，前幾天一個同學的事。

妳說那個最近借閱過〈目光〉的人？

對。

我知道，我跟他同班。怎麼了嗎？

（六樓、五樓、四樓。）

……沒事，只是覺得有些疑問。

他停下澆花的動作，轉頭等待我繼續發言。

（三樓、二樓。）

十日那天不是休館嗎？他是怎麼進來——

一樓。電梯門開了，我只能尷尬地笑笑，低頭踏進去。身後響起他的聲音：

他爸爸是這裡的組員，有鑰匙。

電梯門縫隙縮小的瞬間，他的澆花器轉動了幾圈，兩滴水差點飛到我的布鞋上。

我第三次經過同一排書架。那本書又失蹤了。應該說，似乎是，自從我想借閱以來就沒有在這層樓看過它的影子。

你的問題應該還沒解決吧。電梯門開的時候，他的臉出現在不遠處。我想，他指的應該不是我要找的書。

他說起了那個同學。這個學期，除了第一次段考屈居班級第二之外，其餘兩次都穩居第一名。他看了資料，在他還沒轉來的三個學期，那個同學也從來沒有掉出全校的前百分之一；這就是師長眼中到了高三也不需要特別操心的學生，是眾多同學心中無法超越的一種怪物。兩天前，這樣優異的，即將迎向未來一年戰爭的學生選擇停止。然而比結局更另人悚然的卻是筆記本上的自白，黑色墨水如白雪那樣醒目扎人。原來過去兩年他曾用成績嘲笑了全校師生的智商，曾用謊言向世界宣佈自己的勝利。

他沉默了一會。

……那這學期的第一次段考是怎麼了？我問。

不知道。他說，恐怕這種事再如何縝密，總會有失算的。

我笑了，但下一秒便緊張地抑制住上揚的嘴角，不敢看他冷利無波的雙眼。

我說，我也曾想過這麼做。

他的視線投向我。雖然人的成績總是在小學時特別完美，在國中時令人滿意，到了高中就不得不退向七十到六十分的死線前後，我還是學不會某些人那樣看開，也學不會另一些人的奮發精神。我很幸運，鄰座就是那種罕見天才之一，許多時候，我有機會「不小心」瞧見那張考卷上，題號旁邊清楚排列下來的英文字母，「不小心」在答案卡上畫下同樣的一排。

那妳畫了嗎？他問。

我聳肩。畫了也沒用，十個字母能給成績單上的名次帶來多大改變？

他微微地點了一下頭，然後轉過身去找尋手中澆花器的容身之所。

七月十三日

警察來了。

那塊閃亮的警徽在閑靜平和的圖書館內被抖來抖去令人有些不習慣。幾分鐘後，他與警察一起走到大門外的長廊上，面對著面。

我將一個杜拜帆船飯店的紙製模型稍稍抬起，淡粉色的抹布拂過，留下點點水漬。三樓除了閱覽區之外兩側放的是期刊雜誌，光滑的木櫃上頭，館員精心挑選了許多世界地標的紙製模型。離帆船飯店不遠是大笨鐘，右邊排列了幾本〈講義〉；我貼著臉觀察分布在書皮之間的灰塵。左邊響起了帆布鞋接近的聲音。他今天沒有戴口罩。

警察找你幹嘛？我問他。

他媽媽想確認他寫在筆記本上的那些事情。他說，那警察是他同學媽媽的朋友，聲稱自己是代為訪問，讓他說明了平常在學校的情況，等等。

他說他去幫我買午餐。我坐在櫃檯後方，盯著電腦螢幕上的學校首頁，一條反白的小字排在第一列：各年級補考名單公布。我找尋記憶中成績單上總學分的欄位，盤算著如果不去補考會丟掉幾個學分，幾次後我決定放棄心算，開啟自己學校的網頁。我試圖將游標往上移，但無線滑鼠底下紅燈一閃，游標不受控的滑向最底下的標籤列，瞬間畫面切換成了圖書館的監視器。幾秒後我才反應過來這是五樓的監視器，十幾個小格中或靜止或移動的影子令我有些眼花，趕緊將畫面切回，試圖逃避自己的輕度密集恐懼症。

點開補考名單的文件檔，印象中那某行某列就有我的名字。一股不甘願的小情緒開始作祟，我打開方才的監視器畫面，掩蓋底下的補考名單。

幾本書還在右邊的桌面上躺著，那是一本〈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和〈論語別裁〉，借的似乎是同一個人，來還的時候已經逾期了七天。我拾起它們準備辦理還書，正要將畫面切換回去，突然畫面中一小撮影子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他的淺色單衫和一頭黑髮。

不是說去買午餐嗎，我在心中碎念著，視線跟隨他的動作從這一格的左側跳到另一格的上方，然後轉個身，消失在畫面的邊界。

他從大門進來的時候，手裡拎著兩個紙袋，其中一個被放到我面前。

我朝裡面探了探，聞到了炸鱈魚的香味。道了句感謝，我把紙袋收到腳邊，決定忽略他從一樓到五樓之間瞬間移動的詭異行徑。

七月十四日

他去櫃檯點餐的時候，手機就放在我面前。螢幕上顯示著我曾有些印象的以藍色為主調的介面，寫著幾個黑體字：學生成績查詢。下頭羅列了一長串的數字，就算倒著看也一清二楚。

你居然也是學霸呀。他回來的時候我這麼說。

他看了看手機，嘴角稍稍上揚。哪算什麼學霸，這學期也就得過一次第一而已。

所以第一次段考，是你把他擠到第二名的？我問。

他沉默著，拿起手機滑了幾下，但畫面似乎當掉了，停在那幾筆數字之間。他的眼神在數與符號之上游移，兩條單眼皮時不時眨幾下，被咬到發白的雙唇抵成了一條縫，額間的少許汗珠在髮根凝結，緩緩地滑下鬢角。正午時分，麵店的客人坐在木凳上享受著難得的冷氣，然而清沁透涼的微風拂拭過我的瀏海，卻令我不禁打了個冷顫。

會冷嗎，我跟你換位子吧。他抬起頭說。

正好兩碗冒著熱氣的牛肉湯送上了我們兩個面前，我道了謝說不用。他放下手機，拿起碗中的湯杓。我埋頭緩慢吸吮著麵條，隔著等速度穩定上升的白煙，他重複著跟我一樣的動作，只是鬢角殘留的幾滴汗珠越滾越圓，直到快要脫離髮絲墜落的前一秒，他用左手背將它們輕輕抹去。

碗中的清湯剩下三分之一時，他打破了沉默，問我為什麼一直想看〈目光〉。

我說，其實看過了，只是想從圖書館借一次。他說他也看過，那是一個目擊證人的自白，受到殺人兇手的威脅，為了幾疊能拯救她生活的鈔票，將所聽所見埋藏起來，甚至為了洗刷兇手的嫌疑而親自將毒藥餵入試圖告發兇手的哥哥口中。但她無法忍受全世界只有她一人咀嚼那血腥畫面與真相的孤獨。他說，他很想陪她一起分擔。

我說我也想，他笑了，看了眼手錶。時間要到了，回去吧。他說。

斑馬線兩旁的汽車喇叭和大學生們打鬧的高分貝刺痛著我的耳朵。他的手機螢幕裡那幾行顛倒的數字不斷浮現，與他的淺藍色罩衫重合，令我想起昨天中午監視器畫面裡那個被壓縮得有些變形卻仍能辨認的背影，在絢亮奪目的艷陽下閃動，有點像〈目光〉的封面構圖，女主角眼中的混雜著血與銅腥味的模糊輪廓。卻又有些不同，少了些冷硬的陰影，多了點青少年的剔透。圖書館外的長廊，他停下腳步將背包拉到胸前用右膝頂住，翻找著學生證，我則盯著櫥窗裡展示的一本新書入了神，伸手拉了拉他的袖口：這本書的封面真美。他停下忙亂的雙手，望向我手指之處，半晌後帶著笑意吐出一句：噢，對呀。

七月十五日

前天五樓監視器裡的那一抹背影在我腦中揮之不去，閃過某種不太科學的直覺。

書一定還在館裡。可能在五樓，就在五樓。

我還來不及放下書包，就進入電梯。閱覽室只有奚奚落落的兩三人，在書架旁與座位上認真研讀著。我快速瀏覽過第一排書架，科學理論、科學辭典、科學論文集、科學史；第二排的初等數學、代數、幾何、數值分析；第三排的理論天文學、大地天文學、應用天文學、氣象學；第四排的理論物理學、物質、熱學、電子學……不知是不是因為有些刺眼的苗條細瘦的新細明體，我的視線與大腦來不及連結，只能試圖如電腦檢索一般由那少許的關鍵詞來尋覓一筆小小的項目。結束這一區的科學類，我踏進應用科學的區域，準備從第一排的技术理論開始搜尋。然而從四百找到四百五十九號，四百六十找到四百九十九號，一片白茫茫的高對比畫面之中，卻仍沒有那一條淺灰色的，貼著分類號八百一十三點六，只用標楷體印刷的書背。

我拉了拉快要滑下肩頭的書包背帶，向社會科學類繼續前進。重複著同樣的動作，我的視線掃過暗紅色的社會科學理論、社會科學辭典、社會科學叢書、社會科學——
啪。

耳邊嗡的一聲像是金屬的共鳴，一片暗色系的書背之間那若隱若現、似曾相識、卻又有些陌生的一小片淺灰色和兩個標楷字，伴隨著不遠處其他人的輕聲驚呼和頭頂上突轉焦黃的燈管，在一瞬之間沒入了雜訊四起的漆黑之中。

尚未在停電的結論中反應過來，我將書包拉到胸前，在漆黑中摸索著將手機拿出，試圖照亮眼前的書架。被光亮刺激的黑暗閃動著雜色，還未適應的雙眼失去應有的焦距，在一片恍恍惚惚的暗紅色之中又不見了方才的一小片淺色書背。冷氣仍然轉動著，但不到五分鐘我卻感到薄長袖的背後已經濕了一片。

不遠處辦公室的位置傳來物體碰撞的細微聲響，接著一團強烈的白光從面前書架之間的縫隙穿了過來，我感覺到腳步聲接近。隨著光線越來越密集，一抹熟悉的輪廓出現在左側的走道上。是他。他背著背包，手裡握著手電筒，看見我後一把抓住了我的左手。我被他往閱覽區的方向拉去，他拉開了一張椅子，我任由他按著肩膀坐下，然後他的手電筒一轉，消失在電梯的方向。

幾位館員細聲討論著是否要開啟備用電力。幾分鐘過去，其中一人接起手機，說一樓的那個學生已經找到備用電力了。說話的同時，又是「啪」的一聲，幾秒鐘後我的雙眼重新適應了光亮，綠色的桌面映入眼簾，館員及讀者們見狀一起鬆了口氣，收起手電筒，回到各自的座位去了。

我趕緊從位子上站起，回到剛才的社會科學類，一本一本地仔細檢查書名與分類號。社會科學叢書、社會思想史……然而方才一瞥而見的那一抹淺灰色此時卻不在其間。

他正坐在櫃檯，看見我，露出一抹微笑。

幸好沒停電多久，我說。否則又是一件麻煩事。

他點點頭。但妳怎麼來了也不打個招呼就跑去五樓找書？

我尷尬地笑笑，決定不把自己剛才眼花的事告訴他。

七月十六日

手機鬧鐘的鈴聲將我吵醒，但現在才六點。我忘了今天圖書館休館。

我瞪著空無一物的天花板，有些脫落的白色油漆在床頭鹽燈的映照下染上了有層次的昏黃。暑假的早晨總帶著些濕黏的涼意，我往身側探了探，摸出一支手機。五天前第一次對他說的幾句話在我耳邊響起。他的那個同學。那群女學生口中靠著作弊維持在全校前百分之一的人，這學期唯一一次失算落到了第二名。

麵店裡冷熱交錯的空氣讓人巴不得餓肚子。那個打敗了自己同學的人就是他。拎著紙袋踏進大門的修長身影，與前天，昨天，監視器裡的畫面，黑暗中的面容，在安靜得快令我窒息的臥房中，與昨天書架上瞥見的那一抹淺灰色書影串成了一個死結。我看見它在六

樓辦公室旁邊那正方形的一口黑暗中炸開，落下星星點點的火光。昏黃光線中沉寂了許久得出的結論我自己都感到有些荒唐。

從走廊望進關著燈的一樓大廳，彷彿我的猜測自始就錯誤百出，不值多想，落地窗裡失去照明的幾本新書，精美印刷的鮮豔封面看起來暗淡無色。我貼近玻璃，想從一小口縫細中看見或許此時正存在館內的任何影子。

左手摸到了大門的門鎖，往兩邊輕推，吱呀的一聲開了。我感到呼吸一陣緊繃。

地磚上只有從我身後鋪進的細碎陽光，一旁的茉莉花盆裁似乎都屏氣凝神地等著我做些什麼，然而我看向一旁的兩部電梯，停在一樓。一切彷彿都一如往常，除了大門在我來之前已經被打開的那三道鎖。

我輕輕地踏出步伐往電梯走去。準備按下按鈕的前一刻，我想起了他這幾天似乎不太正常的動線，想要驗證般地，走進了一旁的總電源開關控制室，看見鐵箱上分布的各樓層電燈開關，六樓剛好亮著。心中的猜測獲得確認，我轉向一旁的書梯，果然右邊一排樓層按鈕，也亮著六樓的燈。一邊走出控制室一邊思忖著，我來的時間，怎會如此剛好。

踏進電梯，頭頂上微泛青色的日光燈管讓狹窄的空間明亮得有些不適應，以前聽來稀鬆平常的電子語音提醒著電梯門即將關上，在空蕩蕩的樓層間迴響著，令人不敢臆測關上門之後外頭是否會有任何，任何不該屬於今日圖書館的物件。

電梯向上的同時，我側過身望向鏡子裡的自己。一如往常。彷彿接下來，電梯門開啟後會看到乾淨明亮的藏書區和閱覽區，會看到閑樂悠然的各色讀者。電梯門要開了。

燈暗的六樓比平日更加陰森。暗沉色調的書架襲來一陣壓迫感，我猶豫著是否要走入這一片自殺森林。突然幾步稍顯沉重的，漸近的脚步聲，撞進我的耳膜。我緊掩著鼻口向後退縮，左手碰觸到冰涼的牆，意識到後方就是此時正在六樓待命的書梯。我努力控制著微微顫抖的雙腳，在地板上穩步支撐，壓下方才高高抬起的眉毛，瞪著腳步聲的來處，是一雙黑色的帆布鞋，細瘦的牛仔褲，白色短袖，因小跑而衣襬揚起的淺藍色罩衫，空無一物的雙手，小幅度搖動著的背包……

然後一頭熟悉的黑髮從最近的那架書後方探出，正好與我相望的是那兩條單眼皮底下的黑色瞳孔。他沒有戴口罩。我移動身體擋住了書梯口，扶著牆壁的左掌心滲出冷汗，緩緩滑落。

他沒有繼續前進。

你拿走了〈目光〉是嗎。我嘗試著讓出口的聲音不那麼乾裂：你這幾天都知道它在哪，對吧。那個同學會自殺跟你有關係吧。是你，是你把他逼死的對吧。我指著身後的書梯，你就是搭這個上下樓的，你知道它能承受一個人的重量，你還複製了大門的鑰匙，是吧？

他不帶表情地回答，書就在原位，妳現在就可以去拿。

他掠過我，往電梯走去，我抓住他的袖口，為什麼要害死你同學呢，我問。

他皺眉，緩緩吐出一串字音。害我的是他。他知道了我家窮，讓我把第一名讓給他，就給我錢。可是我媽知道後就忍受不住，這學期末結束的那天在家裡燒炭自殺了。妳說害我的是誰。

那……這跟那本書有什麼關係？

他從口袋裡拉出一張薄薄的紙。我仔細辨認著上頭有些汗損的字句，詳細記錄了雙方的交易。

那傢伙把這個放在書頁之間封了起來，昨天晚上我才找到，他說。不甘願被我這樣清寒的學生奪去第一名的光榮，他用鉅額的零用錢收買了我的良心，他以錢換得穩居上位的快樂。所以錢能換得快樂，但妳知道，已被買去的物品是無論用多少代價都贖不回的。況且他並沒有對他造成的結果表示任何歉意或自責。那天我來更改了借閱紀錄，然後去他家，結束了一切後偽造遺書在他的筆記本上。

就這樣。他轉過頭，一臉殷盼：多謝妳。現在那本書裡沒有東西，妳可以拿去借了。

我看著他按了電梯。門很快就開了，他踏入一片刺眼的明亮之中，用左手壓住電梯門，等待我重複他的動作。

你為什麼把這些跟我說。我小心翼翼地開口：你應該不是謝我今早沒有先去通報警察吧。

他的嘴角彎出淺淺的微笑。多謝妳幫那本書的主角分擔秘密。

如果是我。我遲疑了一會，沒有隨他一起踏進電梯。

我可不想，也不敢面對或承認與那些光榮相背舛的，那種誰也不敢想像的後果。

對不起。

他的嘴角抽動了一下，雙眼垂望著地面，然後將壓住電梯門的左手縮回。兩瓣門立即闔上，他的黑髮沒入了裡頭的一方明亮。

我佇在一片黑暗之前，聽見偌大的六樓閱覽室裡，或許是從窗戶透進來的微風擦過層層書架，在幾盆蘭花的莖瓣之間窸窣流動，竄往濕潤結塊的泥濘之間，帶來了再生紙與新書皮的香味。